

中学语文学习资料

——语文课堂教学研究文集

上册

武汉市中小学教学研究会 编
武汉教育学院

目 录

- 一、努力探索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规律
——在武汉市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研究会上的讲话
..... 张志公 (1)
- 二、大力开展课文教学的科学研究
 进一步提高课文教学的质量
——在武汉市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研究会上的讲话
..... 叶苍苓 (19)
- 三、谈谈课堂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在武汉市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研究会上的讲话
..... 张寿康 (41)
- 四、关于提高语文教学质置的几个问题
..... 罗大同 (68)
- 五、语文教学的特征及分与合
..... 章 熊 (91)

后记

努力探索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规律

——在武汉市中学语文课堂教学 研究会上的讲话

张 志 公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各位老师：

这次参加武汉市组织的“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研究会”，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参加会议的同志互相交流了经验，探讨了问题，对课堂教学研究得很深入。也有几位专家先生作了很好的报告。戏已经让他们那几位都唱了，我虽然没有多少可唱的，也得交一份学习心得体会呀！，而我学习得不好，恐怕大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讲得不好，向老师们请教。

一、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关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问题，跟每天做课堂教学工作的老师谈起来恐怕是多余的，很不得体，但我还是想说一说。原因是近来我们了解有些同志对课堂教学有些不正确的看法，不重视它。因此想特别说点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这次武汉教育学院和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组织这次活动是很必要的、很重要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两点看法。

第一点，有一种说法，认为每个人的语言能力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这个看法很普遍。我们请教语文研究很有成绩的同志和年轻的语文学得好的同志，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是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的。

语文靠自学而取得很高成绩的，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是有的，也并不少。但全面来说，任何人在任何一方面学术的成就同老师的教导分不开的。从老师那里得来的影响，有的是很明显的，有的是不明显的，但是没有教师的教导，而能够在学术的某一方面有成就，那至少说是很困难的。人的年纪越小，教师的作用就显得越重要。但就是到了更高的教育阶段，教师的教导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从我自己来说，我分明的记得，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的许多老师对我的影响，甚至到今天仍然还能在我身上看到老师对我的影响，看到老师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所以我是尊师的。这两三年来，我游学四方，每到一个地方要我讲讲这，要我讲讲那，凡是有这个机会，我就要打听打听那里有没有我的老师，然后再坐下来讲话。我很讲究这个。我想我现在能讲几句话是从哪来的？至今还记得给我印象很深刻的老师就有许许多多，是他们给了我知识，给了我能力。这里我想请问在座的老师一个问题：“喉头的软骨有几对呀？”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中学时期，一位生物老师给我的印象。这位生物老师要求我们说话简洁，不论说话或做答卷都要求语言简洁，他最反对繁琐、罗嗦。有一次上课提问，叫一个同学回答“喉头的软骨有几对？”这位同学回答说：“喉头的软骨有八对！”老师说：“太罗嗦，不行！”于是又叫另一位同学回答。这位同学稍聪明点，他回答：“八对！”老师仍然说：

“不！罗嗦！”有一位同学最聪明，他站起来说：“八！”这位老师才肯定说：“对了！”这点给我印象非常深，至今不忘。虽然他不是语文老师，但我们在他的影响下都注意说话简洁，抓住要点。什么是要点，就是最紧要之点。当然这是一点很小的常识，但这里包括了很多东西。由于这位生物老师教学的艺术性，即使是这点不用的小知识，过了几十年仍然记得牢，它深深地印在我头脑里。这条小知识印在头脑里，并不是条死知识，它里面是起作用的，让我们知道怎样理解一些问题，怎样抓住要点，怎样简洁地去记。我们不是常常说吗，“听君一席话，胜读五年书”。怎么课堂教学的一席话不起作用呢？过去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处理不妥的地方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如有位英语老师，在课堂上发英语作文时，对一位作业不好的同学说：“哼！恨不得把这瓶红墨水都泼在你的本子上，但我实在是舍不得这瓶墨水。”这话的意思是说：你的作业做得太糟，实在改不下去，改这样的本子，连用墨水都认为是浪费。这当然是挖苦学生的话，这对同学打击太大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也至今不忘。那时一做英语作文，非常紧张，我想如果把一瓶墨水泼在我的本子上怎么办？在全班人都怀着紧张畏惧的心境下，学习肯定受到了影响。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学生的身心发展都是不利的。所以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哪方面说，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好的影响，可使人终身得意，不好的影响也可能给人带来不良的后果。

我也教过几年书，我也可以分明地从我教过的学生身上看见我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其中有好的和不好的影响，如我说话爱放羊，开口不能自休等等就对学生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从我学习，教学的许多经验中，说明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

的，也说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当然，教师的工作不止于课堂上，但首先是课堂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从小学起，我们对某位老师很亲近，常到他的住处去请教问题，在这样的接触中，我们得益很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去找他？这是因为教师与学生见面首先是在课堂上的缘故，正因为见面后，受益很大，感觉这位老师可以亲近，可以学点东西，于是才去找他，请教他。这样，也才有课外的接触。这也说明课堂教学的重要。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课堂教学是绝不应忽视的。

“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这种说法，当然并不都是饮水不思源，而是一种错觉。特别是语文这门学科更容易产生这种错觉。因为语文教学不是从零开始的，不是从不知到有知，从不能到能的。上了一年的语文课，提高了哪些，也不容易说清楚。一年学了哪些？两年学了哪些？三年学了哪些？没有明显的标高。到了毕业似乎变化也不大。这样就容易产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这种错觉。其他的各门学科，也都有产生这种错觉的可能，但唯独语文课产生这种错觉的可能性最大。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我们不是为老师表点功，而是说既然“不是老师教出来的”，那么还要老师干什么？既然课堂教学不重要，那还花两千七百个小时干什么？很显然，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国外来看，他们都是非常重视课堂教学的。一些发达的国家，都强调要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总的倾向是多留些时间让学生自习，不留课外作业。尤其是在比较高的教育阶段，根本不留作业。教师只是搞指点和启发，让学生自己去读书，自己去试验，自己去研究，自己去作调查。这样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既然如此，这就

显得课堂教学更为重要了。

过去有个口号，叫“课内课外都要管起来”，这样做既增加了老师的负担，也不利于学生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当前我们要特别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但现在搞“题海战术”的现象仍然存在，老师出大量的题，让学生拿回家去做十一、二天，搞得师生都很紧张，不是靠课堂而是靠课外解决问题。这样各科教师都去抢课外时间，早晚自习要抢，回家的时间要抢，甚至课间休息的十分钟也要抢。前一课的老师晚下五分钟的课，后一课的老师早就在门口等着了。教师可说是辛苦的了。但这样做是不是对学生有利！我以为至少对学生的健康是不利的。学生的健康情况不好，也对学习不利。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至少这样做对“体”的发展不利，对“智”的发展也不利。因此在当前，重视课堂教学，认真研究课堂教学，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我觉得全部的教学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堂教学的成败。在东方或西方的国家，他们有许多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有很好的教学设备，但课堂教学仍然是主要形式，其他形式都是辅助性的，次要的。就我看到的教材大都如此。当然业余教育如函授、广播等教育形式例外。学校教学就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要的教育形式，其他都是次要的。我们可以设想：至少在可见的未来，课堂教学的重要性是不会降低的。

二、什么是好的课堂教学

我这里讲的是“好的课堂教学”，我没有用数量词“一堂”，即不是说“一堂好的课堂教学”。因为一堂课，看不出老师教学的好坏。什么是好的课堂教学？文革前，我到一学校去听课，事先也没有打招呼。我觉得听课不应打招呼，这样

才可以看到真实情况，避免老师加工和修饰，也会减少师生的负担。当我和几个同志走进课堂，老师一看就向学生说：“今天这节课搞复习。”于是老师就在堂上这里走走，那里转转，一堂课就这样过去了。我觉得这样做也未尝不可。事后我听说这位老师受了批评，以为这位老师是有意这样做的。究竟是不是有意这样做，我断定不了。或许就是复习课，或许是这么回事——老师看到听课的人来了，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但即使是后者也是无可厚非的。一节课怎能判定老师的教学如何如何呢？老师无论教什么，总得看一段时间，其中也许有某一节课比较沉闷或多讲了点，如果正赶上这样的课武断给予评价也是不准确的。即使是教课本领高的老师也有教学不甚得法的时候。善于书法的人，有时也有败笔。如果你正赶上了听“败笔”的那节课，评价起来肯定是不全面的，因为看到的只是偶然现象。有的教师昨天跟老婆吵了架，今天走进课堂教课，也可能是有影响的。各种偶然因素都是存在的，所以只看一节课是看不出教学水平的。因此要真正深入地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不仅需要两节课、三节课，甚至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

六四年，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一个学校研究一位英语老师教学的情况，确实找出了这位老师教学的成效。我跟师生一起活动，了解了这位老师是怎么教的，学生是怎么学的。后来我问他，这个班为什么带得这样好，他告诉我说：“我给学生每个人做了卡片，记下他们书写、发音等情况。”我说：“我到你府上去看看。”因为熟了，提出这种要求也很自然。于是我参观了他的非常丰富的教学卡片和其他资料。我意识到，不用相当的心血去研究教学方法，是不会得到这样好的收获的。之后，我总结了这位老师的教学经验，并把经验在杂志上发表出

来了。那位老师在文革时也沾了点“光”，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头。可惜的是他的这些卡片在文化革命中荡然无存，都被烧毁了。

好的课堂教学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标志：

第一，好的课堂教学，讲台上下融为一体，教师讲得眉飞色舞，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教师既是导演，也是演员，还有时当一会儿观众。

在我过去的文章中曾说过：“教师只能当导演，学生只能当演员，当观众。”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绝对了。教师有时既是当导演，也要当演员。当导演可不容易，不能光凭说，必须会当演员。莎士比亚既能当导演当演员，也能编剧。他的剧本是不打稿的。我国当代剧作家大都会当导演、当演员。当导演和当演员都不能绝然分开以致于对立起来。就连当观众也不容易。不会当观众的，看了一晚上戏，看不出所以来，更是无可评价，只是看了一下热闹。我做学生时也从事过戏剧活动，也当过演员，当导演难就难在能不能做示范，特别是对戏中有些女角色的言行你能做示范那可不容易。我也演过《雷雨》中周朴园的角色。他那峻厉残忍、阴鸷专横的性格也难以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教学中，要讲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不是讲台上下一条鸿沟，要做到这样确实是不容易的。为了融为一体，你就得示范给学生看看，所以说当老师是很辛苦的，也是要点能耐的。所以说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创作一出生动精采的戏、共同谱写出协调的优美曲是不容易的。我爱好京剧，因为京戏最能调动和激发观众的情绪和想象力。京剧在国外非常受欢迎，它不靠布景、不靠道具，就是靠精炼引人的唱词，调动观众和演员一起活动。好的课堂教学如同京戏舞

台艺术一样，能吸引学生，甚至令人赞叹不止。当然这都是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进行的。

第二，好的课堂教学能把学生的“电子计算机”的电能打开，让机器动起来、工作起来。该输入的输入进去，该运算的进行运算，该转译的则转译，该反应的则反应，该输出的则输出。

我曾认为，课堂教学中学生不能只接受，即不能搞注入。现在想起来，这话说得也有些绝对。因为有时就是要输入进去。当然不能只是输入进去，总是输入也输入不进去的。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还应该运算，应该能转译，应能反应，还应能输出。简言之，好的课堂教学就是使学生活跃起来，作出相应的工作。该理解的理解，该记住的记住，该领悟的领悟，该表述的表述。我们的教育传统中有许多好的教学经验，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也有些不好的教育糟粕。其中之一就是让学的人脑子活动太少，只注意了输入，其他考虑很少。因此学生脑子呆板，思想很僵，只长于记忆、模仿，不长于运算、转译、反映。对脑子这个电子计算机只使用了很小的一部分能力。

在历史上，宋朝以前，我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越往后越僵化。封建科举八股把我们很聪明灵敏人的“电子计算机”搞得不能很好地工作。不仅自然科学逐步落后下来，连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桎梏。封建教育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障碍作用，这是我们深为感觉到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参观一下博物馆，我看到我们的生产工具几百年、几千年来似乎变化不大，如我看到的汉朝的犁好象跟我们现在差不多。这说明建封传统教育在调动学生

的脑子功能方面局限性很大，使他们的电脑活动起来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传统教育的弊端到现在仍然颇有影响，颇有痕迹的，这是值得我们加紧研究和改革的。

第三，好的课堂教学，学生的“电子计算机”开动了，他在所需要的知识，需要培养的技能方面打开了新的缺口。也就是说，学生经过一段时间课堂的学习，或者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解决了某个问题，或者产生了探索某个问题的兴趣、倾向，或者是知道了一点点怎样去探索的途径，或者联想到一些过去已知和已能的知识，或者看到了他还不知道的东西等等。这一切都叫做学生有所得。

现在大家感到课堂教学的效率不高，都在追求有所得，但什么是“有所得”？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看得广些，看得深些，上面说的那些收获，我以为都叫有所得。只有这样，他们的智力才能开发，他们的能力才能逐渐地培养起来。在国外，都在探索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问题。甚至他们对什么叫智力、什么叫能力，各派都看法不一，下的定义也不一样。现在文化事业，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一个人的智力不高，能力不强就跟不上飞跃发展的形势。这样也可能学到的东西很快不够用了，很快过时了，很快陈旧了。所以必须具有足够的智力，足够的能力，才能适应文化科学的发展。人的生产，现在是主要靠操作，很多部门都要靠智力活动。在这种趋势下，就可以看出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重要性了。现在国外的许多教育家、心理学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应该积极地探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等待别人的成果，要相信我们自己是能够去探索的。直到现在那些先进的国家仍然公认：“智慧在中国”。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等待他们。当然我们要参考他们，但我们要有自己的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在探讨这些理论问题上，我们有优势，这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有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应发挥我们的优势。有段时期，我们曾忽视理论的探讨，甚至搞过我们曾经批判了的实用主义，因此要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当承认，我们对我们教育对象的智力和能力的估计一般是偏低的。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我有个四岁的小孙女，这次我到武汉来，她说：“爷爷，你带我到武汉去吧！”说得令人可怜。我也不好拒绝她，但也不好答应她。因为不能骗孩子，我只好笑，什么也没有说。她哀求了一会后说：“爷爷，你不带我去总得带些好东西回来。”她就知道我不能带她来，这点小孩就有这样的推理能力。所以我们对幼儿不能靠打屁股的办法。她们常常有使我们惊讶的智力。幼儿是这样，小学生、中学生更是这样。我一般是把他们估计过低了。如果我们对他们的智力、能力估计低了，我们的教学是会碰钉子的。另外，教学中，我们往往没有把教师教得成功与学生学得成功联系起来考虑，没有把学生学得成功来作为衡量教师教得成功的尺度。教得好不好并不在于合不合乎这个，合不合乎那个，关键在于学生得益怎样。教师的语言漂亮点好，但语言差一点也不是致命的。所以我到学校去听课，总爱与学生接触，我听课总爱东张西望，看学生学习的情况，看他们的表情，是不是听懂了，是否有得到了新知识、新能力的愉快，他们在课堂上是茫然、木然，还是兴奋、愉快，这很说明问题。

第四，课堂教学是否给学生以指导，给学生留下了充分的活动余地，让学生的智慧自由驰骋；是否使学生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此想谈谈教学有无定法的问题。先说打仗，打仗有兵

法，古时有孙武兵法，孙臆兵法。打仗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不会取胜的。但打起仗来临阵千变万化，一成不变的战法大概是没有的。如果战法一成不变，也是要吃败仗的。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都很会打仗，他们精通兵法，打起仗来都很灵活。就拿我们历史上能征善战的名将岳飞来说，虽然他明白地说自己不相信有什么兵法，他的部将问他：“元帅，你老打胜仗，请你教教我们你是怎么打的？”岳飞说“运用之妙唯存乎于心”，是讲不出来的。我不相信岳飞打仗不知道怎么打的。大概做任何事都是有方法的，没有方法是做不好事的。但我也相信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增兵减灶”、“减兵增灶”的兵法，特别是减兵，要退的时候，就要增兵，让对方估计错误。而诸葛亮在某次战役中却运用了“减兵减灶”的战法。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对方是知道他精通兵法的，是会用“增兵减灶”，“减兵增灶”战法的，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麻痹敌人，是为了给他们以假象。这说明诸葛亮用兵又比别人高了一着。“空城计”就是这样的战法。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善用兵法，绝不会冒险。诸葛亮抓住了对方的错误判断，于是就成功了。“运用之妙存乎于心”，虽然没说出来，但也是一种战法。既要有高明的战法，也要“运用之妙存乎于心”，这是辩证统一的。否定“教无定法”的人教学上有些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因此我认为，教学原则是有的，并且是需要遵循的，但僵化的框框条条的确是要不得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太讲理论，我们批判了凯洛夫后又不太讲教学原则了，可是我们自己又搞了不少的条条框框，使教学僵化。现在有不少人在重新探讨凯洛夫、赞可夫的教学原则是很有必要的。搞绝对化、搞片面性，极端化

的教训很值得吸取。如凯洛夫有条“量力性原则”、赞可夫有条“高难度原则”。赞可夫的教学理论是针对凯洛夫的，是不赞成凯洛夫那套的。但我以为他们的这两条原则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对的。教学中，不能不量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难度。我刚到干校去，一天只能挑两担水就把肩压肿了，挑的时候还是抱着扁担挑的。人家跟我开玩笑，要跟我照个相，但过了半年后，一天能挑六十担。潜力是有的，所以不能不“量力”，也不能没有“难度”。“量力”需要了解教育对象的智力、能力的基础，如果主观的武断的去从事教学，势必会发生学生接受不了的问题，接受不了就会伤害学生。相反，教学上没有一定的难度，学东西轻而易举，轻松愉快，只是习诵听常，那么不仅学不到东西，也会伤害他们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因此必须要有难度，要他花气力去学才会有用。因此教学中完全不讲量力性原则是有害的，没有难度，也是有害的。在工作中，要多搞点辩证法，不搞极端处，绝对化。

三、改进课堂教学的“四要”

（一）要开展研究，领导研究；要敢于试验，支持试验；要破干扰，免除压力。

这三条老师们一下会品出其中的味道，每一句的前半句说的是老师，后半句是对领导的希望。研究教学工作，不能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一哄而起，乱哄哄的。必须要有领导。搞试验是要有胆量的，试验可能是成功的，有时是不成功的。有时成果显著，有时成果可不显著，甚至是失败的。在试验中，可能有这样的说法，那样的说法，所以要敢于试验。从领导上讲，要支持试验。对教

师说，要冲破干扰。现在干扰我们最厉害的就是高考，尽管各方面都在议论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仍然围绕着这个指挥棒转，甚至甘愿这种指挥，好象不指挥不舒服。这个指挥棒的威力大得很，确实还是一竿子插到底，不仅指挥到高中、初中，而且指挥到小学。小学也受了高考的影响。我觉得搞教学研究，不象种庄稼，春种秋实。研究一个问题，提出一个设想，搞出个方案，进行一个试验，一年、两年、三年才能见出成果。而这中间高考不停，担心搞试验影响了高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老师怎么办呢？我们老师能不能冲破这种干扰？只要我们认准了这个试验是对的，有利于学生，有利于教育事业，我们就试一下。试验的第一年我教的班级是高考中剃了光头我也不怕，不垂头丧气。这里还有个免除压力的问题。能不能免除一点压力？不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衡量一个学校办得好坏，衡量一个老师教得好坏。至少不能以一次来衡量，一次很难说，一年很难说。

压力还不止于此。再如：作文搞精批细改就很值得研究，但如果少改了学生家长一看红字太少了，以为老师偷懒，必然会产生意见，这也是一种压力。我们听课，教师讲多了，就认为是满堂灌；讲少了又会不深不透，夹生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都是压力。我的看法是，只要老师在教学中想方设法，辛辛苦苦，认真工作，努力在提高教学效率，各方面应减轻一点压力，使他们能舒畅地进行一点试验。

（二）要搞点试验。

从长远看，搞试验是很需要的。上百年来，我们语文教学一直缺少研究。在一个材料上我看到徐特立同志在延安时讲过：“我们现在的语文课与三十年前没有多大的变化。”叶圣

陶也认为“六十年没有变化。”叶老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他是从二十年代初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那时他主编语文课程标准，编写教材，又当教师，所以他说六十年变化不大是有根据的。多年来我们对语文教学最缺少研究。我们现在要研究，要试验，非常必要。我们现在叫谁也拿不出一整套办法出来。

现在我们的语文老师出于对工作的责任感都有点着急。由于着急，就产生了一种怨气。当然对别的怨气我不管，可是有一点怨气我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有不少地方说叶圣陶、吕叔湘等先生这两年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挑了一些毛病，对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有些责备，好象光只诊病，不开药方的意思。我还是想拿医生诊病作比方来谈谈。叶老、吕老等这些老先生，我觉得不包括我、我是后进，我不在其列，但可能也把我包括进去了，所以在这里我要申辩几句。这几年语文教学效率不够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也很低，好象是个疑难杂症。这两年这些老先生对这个疑难杂症进行会诊，广大语文教师也参加了会诊，并且是主治大夫。参加会诊的这些老先生帮助主治大夫共同作出正确的诊断，这就很不错了。下步就是主治大夫的事了，就看你主治大夫开处方了。要是参加会诊的那些老大夫也提出一个参考处方，当然也好，但是真正的治病是要靠主治大夫的处方。我这里拿医学上的例子作比方，不是说语文教师是病人，而是说语文这门学科有了这个病，需要大家来共同会诊。所以语文老师要冲破一切阻力，就是要搞试验，就是要把语文教学工作搞上去，不要管压力和阻力，况且现在有“三不”主义，大不了认为不称职调调工作而已。从领导来讲，应当是支持，帮助免除一切可以免除的压力，使老师们在教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在语文教学改革中要立足于现实，着眼未来。

现实包括内容很广。大而言之，包括我们的经济的发展；小而言之包括教师队伍、学生的基础及教材的编写等问题。脱离现实，脱离实际，想得很美妙，即使我们的设想再好也是不能实现的。我不能操之过急。正如叶老在上海召开的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时说的，“不能性急，也不能慢吞吞”。搞四化就是要们争时间、抢速度，人家是不会等咱们的。我们现在赶先进国家的技术等方面还有一段差距，而人家也是不会停步不前的。他们的速度是很快的，因此我们不能慢吞吞的。就是说在我们语文教学中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这四次公开课上得都很好，各有千秋，但也存在某些不足的地方。这样的教学水平广泛性多大呢？是不是我们的所有语文教师都能容易地达到这个水平呢？恐怕也不能。总之，我们要“知乎其上的，得乎其中”。在这个基础上要再往前迈一步。参加这次会，我收益很大，也觉得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很多。

（四）研究课堂教学要对古今中外好的传统教学兼收并蓄。

传统教学中，有好的教法，也有不好的教法。我们要真正做到批判继承，有些好的经验我们要继承下来。有些在历史上是好的经验，拿到现在来说有些不够好的，那我们就要用现代的科学，现代的进步来充实它，改造它。有些本来就是糟粕的，就应摒弃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走过一些弯路的。我们曾对传统的东西几乎是全盘否定的，一概认为是建封的东西。我们也曾经对传统的东西，认为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死记硬背也是好的，这就不对了。过去由于教的都是文言文，强调背诵是必要的。因为文言文与实际生活脱节，从生活中学不